

容齋三筆

卷一之四





容齋三筆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顛養閑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懽宴銜杯引蒲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案是時逸少春秋財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為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予亦從會稽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



瞻昔賢猶駕蹇之視天驥本非倫儼而年齡之運踰七  
望八法當挂神帟之衣冠無假於誓墓也幸方寸未渠  
昏於寬閑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据几隨  
所趣而志之雖無甚竒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於是  
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因摠寫所懷  
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以詔兒姪冀為四筆它  
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容齋三筆目錄

卷第一十四則

晁景透經說

邳彤鄺商

武成之書

象載瑜

管晏之言

共工氏

漢志之誤

漢將軍在御史上

上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宰相參政負數

朱崖遷客

張士貴宋璟

韓歐文語

卷第二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國家府庫

劉項成敗

占術致禍

絳侯萊公

無名殺臣下

平天冠

介推寒食

進士訥黜落

後漢書載班固文

趙充國馬援

漢人希姓

絳灌

題詠絕唱

秀才之名

魏收作史

卷第三十九則

兔葵燕麥

北狄俘虜之苦

太守贈吏民官

李元亮詩啓

元魏改功臣姓氏

東坡和陶詩

孔戣鄭穆

陳季常

文用謚字

高唐神女賦

其言明且清

侍從轉官

曹子建七啓

姦鬼爲人禍

監司徒巡檢

十二分野

公孫五樓

薦士稱字

兄弟邪正

卷第四十五則



三豎子

從官事體

銀牌使者

舊官銜冗贅

宣告錯誤

禍福有命

宰相不次補

文臣換武使

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瞽叟

樞密稱呼

九朝國史

省錢百陌

吏胥侮洗文書

軍中抵名為官

真宗北征

外制之難

孔子正名

潛火字誤

王裒替紹

緋紫假服

過稱官品

郎官負數

縛鷄行

北虜誅宗王

何韓同姓

卷第六 十五則

蕨萁養人

永興天書

張詠傳

樞密名稱更易

仁宗立嗣

東坡慕樂天

油污衣詩

州郡書院

賢士隱居者



張籍陳無已詩

杜詩誤字

東坡詩用老字

杜詩命意

擇福莫若重

用人文字之失

李衛公輞川圖跋

白公夜聞歌者

謝朓志節

琵琶亭詩

減損入官人

韓蘇文音譬喻

唐昭宗贈諫臣官

卷第七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宗室補官

孫宣公諫封禪等

赦恩為害

代宗崇尚釋氏

光武符堅

周武帝宣帝

唐觀察使

冗濫除官

節度使稱太尉

五代濫刑

太一推筭

趙丞相除拜

唐昭宗恤錄儒士

卷第八十五則

徽宗薦嚴䟽文

忠宣公謝表

四六名對

吾家四六

唐賢啟狀

卷第九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赦放債負

馮道王溥

周玄豹相

鈷鋤滄浪

司封失典故

老人該恩官封

學士中丞

漢高祖父母姓名

君臣事迹屏風

僧道科目

射佃逃田

周世宗好殺

孟字義訓

向巨原詩

葉晦叔詩

卷第十七則

詞學科目

唐夜試進士

納細絹尺度

朱梁輕賦

坎離陰陽

前執政為尚書

河伯娶婦

六經用字

鄂州興唐寺鐘

禰衡輕曹操

禁中文書

老子之言

孔叢子

小星詩

桃源行

司封贈典之失

辰巳之巳

卷第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漢文帝不用兵



帝王諱名

家諱中字

記張元事

宮室土木

歲月日風雷雄雌

東坡三詩

天文七政

符讀書城南

致政官上壽

五經字義相反

鎮星為福

東坡引用史傳

兩莫愁

何公橋詩

卷第十二 十六則

炳秦秋娘三女

顏魯公祠堂詩

閔子不名

曾哲待子不慈

具圓復壽

人當知足

淵明孤松

饒州刺史

紫極觀鐘

兼中書令

作文字要點檢

侍從兩制

片言解禍

忠言嘉謨

免直學士院

大賢之後

卷第十三 十三則

鍾鼎銘識

犧尊象尊

再書博古圖

碌碌七字

占測天星

政和宮室



僧官試鄉

大觀筭學

十八鼎

四朝史志

宗室參選

元豐庫

五俗字

卷第十四十七則

三教論衡

夫兄為公

政和文忌

瞬息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綠竹王芻芻

親除諫官

檢放災傷

檀弓注文

左傳有害理處

夫人宗女請受

蜀茶法

判府知府

歌扇舞衣

官會折閱

飛鄰望鄰

衙參之禮

卷第十五十八則

內職命詞

蔡京除吏

題先聖廟詩

季文子魏獻子

尊崇聖字

媵字訓

周禮奇字

大禹之書

隨巢胡非子

別國方言



縱吏

摠持寺唐勅牒

禁旅遷補

六言詩難工

杯水救車薪

詘一人之下

秦漢重縣令客

之字訓變

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神臂弓

勅令格式

顏魯公戲吟

紀年用先代名

中舍

多敬長惡

奏讞疑獄

醫職冗濫

切脚語

唐世辟寮佐有詞

高子允謁刺

蔡君謨書碑

楊涉父子

佛曾丑字

蘇渙詩

歲後八日

門焉閨焉

郡縣主壻官

樂府詩引喻

容齋三筆目錄



雜傳

王感化

王公輔

張進

陸棠

范汝為

鄒押錄

陳延賞

施遠

張負

查源



容齋三筆卷第一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經之學各著一書發明其旨故有易規書傳詩序論中庸洪範傳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未嘗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為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



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  
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  
中正如六二九五爲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  
上三四求不得用中孚卦各有主而一既主之於五亦非  
也其論書曰予於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中  
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經水洪範性命之  
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四凶以堯庭之舊而流放  
竄殛之穆王將善其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出  
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爲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無  
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才有流言而誅啓行擊

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劓殄之刑而遷國周人飲酒  
而死魯人不板榦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威不  
可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經遭  
秦火煨燼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  
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於杜林傳至唐彌  
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何其  
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泗間不亦惑  
乎論堯典中星云於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畢  
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度而爲一夕間畢見  
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見之中



星也於夏至而東方角亢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夏至一時之中星非常夜昏見者也秋分冬至之說皆然凡此以上皆晁公之說所辯聖典非所敢知但驗之天文不以四時其同在天者常有十餘宿自昏至旦除太陽所舍外餘出者過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於一夕間畢見哉蓋晁不識星故云爾其論詩序云作詩者不必有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且逸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邪謂晉武公盜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美文王有聲爲繼伐

是文王以伐紂爲志武王以伐紂爲功庭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刺於宣王則雲漢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矜候采綠之字駢蔓無益樛木日月之序爲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爲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爲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論是否亦未敢輒言 其中有云秦康公隨穆公之業日稱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不知已而序涓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歟陳厲公殺佗代立而序墓門責佗無良師傅失其類



矣予謂康公湄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蓋晉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經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而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其稱兵於母家則不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詵厲以申佗亦為不可其論三傳謂杜預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公羊家失之舛雜而何休者又特真於公羊惟穀梁晚出監二氏之違畔而正之然或與之同惡至其積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

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之於羣經可謂自信篤而不詭隨者矣

邳彤酈商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東坡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彤在雲臺諸將中不為人所標異至此論出識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沒呂后與審食其謀諸將故與帝為編



戶民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鄴  
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  
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  
連兵還嚮以攻關中亡可躡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  
喪然則是時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鄴商笑談間廓廓無  
事其功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迨呂后之亡呂  
祿據北軍商子寄給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則鄴氏父子  
之於漢謂之杜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  
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爲之一  
言此又不可曉者其後寄嗣父爲侯又以罪免惜哉

### 武成之書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商所謂服事者美其能於紂之世盡臣道也而史  
記本紀云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  
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爲王是說之非自唐梁  
肅至于歐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著論然其失自武成  
始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書云  
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  
曰周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大王居邠猶爲狄所迫  
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言誕膺天



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稱周王可乎則武成之書不可盡  
信非止血流標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小者云

象載瑜

漢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曰象載  
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亦蛟章云象輿轂即此也  
而景星章云象載昭庭師古曰象謂縣象也縣象祕事昭顯  
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為兩說案樂章詞意正指瑞  
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  
集西為西雍之麟此則不然蓋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  
名於後象載瑜前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為前篇

朝隴首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下篇贅出之也

管晏之言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  
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  
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  
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  
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  
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



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為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無錄而王故謂之霸曆志則云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疆故伯而不王周人譽其行序故易不

載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帝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然左傳郊子所叙黃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黃諸帝均受五行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為玉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為社前所紀謂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於怒觸不周之山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說尤為誕罔洪氏出於此本日共左傳所書晉左行共華魯共劉皆



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而為洪云堯典  
所稱共工方鳩倭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  
舜命垂為之

漢志之誤

昔人謂顏師古為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  
必委曲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顯顯者與  
尚書及春秋乖戾為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為商道  
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  
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  
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

或者伏生差謬案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鳴  
雉登鼎武丁為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為明證而翻  
以伏生為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為信  
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年殺子赤立宣  
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宮出劉向以為其後公子  
遂殺二子而亡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既書之  
又誤以為僖顏無所辯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為  
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此自是隱為  
公子時事耳左傳記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  
伯毛伯董仲舒以為成公時其它如言楚莊始稱王晉



滅江之類顏雖隨事敷演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詆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王子叔繡所封顏引左傳邽雍曹滕文之昭也為證亦云未詳其義真定之肥累菑川之劇泰山之肥成皆以為肥子國而遼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云魏公子元食邑 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掌池河皆注云掌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興注雲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而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

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成彊於五伯注云謂昆吾大彭豕韋齊威晉文也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漢將軍在御史上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銀印青綬前後左右將軍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綬故霍光傳所載羣臣連名奏曰丞相敞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度遼將軍明友前將軍增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誼且云羣臣以次上殿然則凡雜將軍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後左右也



上元張燈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日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本朝京師增為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庭無事區寓又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俗云因錢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

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宰相參政負數

太祖登極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為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



居正及沈義倫為相盧多遜參政  
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一參自後頗  
以二相二參為率至和二年文彥博為昭文相劉沆為  
史館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二年呂  
端以左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王化  
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有  
也

###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銜推牒  
詞云前件官久在相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瘵賢

當時傳以為笑然猶未至於挫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  
州知州乃牙校為子求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  
不得已卒與為昏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  
吉陽即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  
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  
為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酋聞邦衡名  
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  
枷絝西廡下首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  
生以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  
怨心然既蒙重問竊有獻焉賢 所以相從者為何事



哉當先知君臣上下 分此人固亡狀要之爲一州  
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次至廣  
西經略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  
也首悟遽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  
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爲上客邦衡  
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  
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古今一  
轍也

張士貴宋璟

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

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證諫曰將軍之職爲國  
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  
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  
睦州刺史姚崇爲宰相弗能止盧懷謹亦爲相疾亟表  
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錄上深納之太宗明  
皇有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  
夫可謂失政刑矣

韓歐文語

盤谷序云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  
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



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  
山穀野蕪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氏化韓語也然釣  
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穀  
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不伴矣

容齋三筆卷第一

容齋三筆卷第二

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  
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康衡為平原文學學者  
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  
梁丘賀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  
甚用儒遣衡歸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為治  
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說秦始皇李  
斯所禁也何為而効之邪既不用儒主而專委中書官  
官宏恭石顯因以擅政事卒為後世之禍人生心術可



不戒哉

國家府庫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緇一百九十萬疋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黃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爲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緡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術爲可慮耳黃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劉項成敗

漢高帝項羽起兵之始相與北面共事懷王及入關破秦子嬰出降諸將或言誅秦王高帝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至羽則不然旣殺子嬰屠咸陽使人致命於懷王王使如初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今定天下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於是陽尊王爲義帝卒至殺之觀此二事高帝旣成功猶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約其末至於如此成敗之端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高



帝微時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至羽觀始皇則曰彼可取而代也雖史家所載容有文飾然其大旨固可見云

占術致禍

言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殺身亡族之害者漢昭帝時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蟲食葉曰公孫病已立睦孟上書言當有從死夫為天子者勸帝索賢人而檀位孟坐袂言誅而其應乃在孝宣王名病已哀帝時夏賀良以為漢歷中衰當更受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賀良坐不道誅及

王莽篡竊自謂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熙先以天文圖識知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當出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熙先既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因背漢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反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為侍人錡敗没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正為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



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為周世宗后

### 絳侯萊公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為丞相朝罷趨出  
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  
上曰杜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杜稷臣

后特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為太尉本  
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  
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杜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  
謙遜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盎莊丞相益  
畏久之勃遂有逮繫廷尉之禍幾於不免冠萊公決澶

### 淵之策

真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  
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上曰然欽若曰  
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  
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對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  
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此舉是盟於城下也其  
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稍衰旋即罷相終  
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盎與欽若  
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訖致二人於罪斥讒言罔極  
吁可畏哉



無名殺臣下

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古者置人於死地必求其所  
以死然固有無罪殺之而必爲之名者張湯爲漢武造  
白鹿皮幣大農顏異以爲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  
與異有隙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屑  
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  
有腹非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後爲人所譖罰爲徒隸使  
人視之詞色不撓操令曰琰雖見刑而對賓客虬須直  
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隋煬帝殺高顛之後議新令久  
不決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顛不死令決當久行有

人奏之帝怒付執灋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  
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  
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冤哉此三  
臣之死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執事者皆服之特以梁數  
及旒之多少爲別俗呼爲平天冠蓋指言至尊乃得用  
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鞠溥澤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  
嘗入戲場觀優歸塗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  
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



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  
恐幸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案後漢輿服志蔡  
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  
矣

### 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  
以志吾過緜上者西河界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  
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  
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

名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略亦同至劉向新序始  
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  
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  
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  
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  
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鴈門皆沍寒之地令人不  
得寒食亦為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案後漢周舉傳云太  
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  
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  
烟爨舉為并州刺史乃作吊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



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  
恐幸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案後漢輿服志蔡  
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  
矣

### 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  
以志吾過緜上者西河界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  
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  
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

名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略亦同至劉向新序始  
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  
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  
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  
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  
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鴈門皆沍寒之地令人不  
得寒食亦為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案後漢周舉傳云太  
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  
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  
烟爨舉為并州刺史乃作吊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



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  
稍解風俗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  
三月間也

### 進士許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世質等許  
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爲  
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  
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  
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  
詞理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是

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許其枉者至於  
省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 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爲  
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謂盡善矣然至後漢中所載固  
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觀謝夷吾傳云第五倫爲司徒  
使固作奏薦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語其  
他比喻引稷契效陶傳說伊呂周召管晏比爲一人之  
身而唐虞商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過而夷吾乃在方  
術傳中所學者風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趙充國馬援

前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平之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西邊遂定成帝命楊雄頌其圖畫至比周之方虎後漢光武時西羌入居塞內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討之羌來和親於是隴右清靜而自永平以後訖于靈帝十世之間羌患未嘗少息故范曄著論以爲二漢御戎之方爲失其本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前作過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援徙當前於三輔不見其事西羌傳

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事已具援傳然援本傳蓋無其語唯段紀明與張奐爭討東羌奏疏正謂趙馬之失至今馬援充國文淵爲漢名臣段貶之如此故援而用之豈其然乎

漢人希姓

兩漢人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紀于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復姓如公上不害室中

同昭涉掉尾單父右軍陽城延

吾丘

壽王落下閤梁丘賀王庾充宗公滿意堂谿惠申章

昌告賜闕門

少季馬適建都尉朝母將降



紅陽長仲烏氏 周陽由勝屠公母鹽氏歐侯氏士孫

喜索盧恢屠門少瓜田儀二師喜駁馬少伯公乘歛

陽鳩 里游 沙穆胡母班周生豐友通期公緒恭公

族進階水丘岑 單姓如 靈常賁赫其

石旅 革朱摎樂公豐 都馭中翁蒯徹直不

疑 孺使樂成 育制民倚頰義縱雋不疑

終軍 公孺食子公駢臂 宏簡卿扶

欽所忠假倉畦孟覺暉塗暉射姓后倉姓偉如氏 氏

百政免公髮福質氏濁賢稽發萬章嗣氏 羽 賓

漕中叔相丹帛敞遲昭平汝臣駒幾 普臺崇沐

茂匣氏勞丙抗徐闕宣沮 整編訢亶誦尋穆夜龍

弓林行巡殺諷角閑芳丹堅鐔錫光佻偉重異力子都

維汜詩索絲延 長公防廣鐔顯移良緹玉蕃嚮渠穆

融茨克處興興渠具爰諒輔騰是卿仲

遼謁 矯真光華注丹禰衡

絳灌

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說平顏師古注云舊說云絳絳

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

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

注亦以為勃嬰案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讒



平則其為兩人明其師古不必為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辯之矣史漢外戚竇皇后傳竇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為滕令故稱滕公而史

書為滕灌賈

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

春秋一書今不復見

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傳

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

下論羣臣破敵

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

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耳張耳歸漢即立為趙王子敖廢為侯

子偃嘗為魯

王文帝封為南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告韓信反史記表云樂說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為謝公其誤可見

### 題詠絕唱

錢仲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  
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壠在其上名曰  
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鑿地涌泉或以為與惠  
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注彥  
章孫仲益既各極其妙而母舅蔡載天任四絕獨擅場  
遂初亭曰結廬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



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何時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  
去使我心搖搖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  
隨流水去恐汙世間塵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  
一指胡爲穿石來要洗巢由耳四篇既出諸公皆自以  
爲弗及也吳傳朋游絲書賦詩者以百數汪彥章五言  
數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劉子翬彥冲古風  
一篇蓋爲絕唱其辭云圓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  
空閣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紛糾結疑  
非書安得龍蛇如許矐神蹤政喜縈不斷老眼只愁看  
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

縷浮力道可挂千鈞石 子弟兄情不忘軸之遠寄悠  
然堂謝公遺髯凜若活衛后落鬢搖人光翻思長安夜  
飛蓋醉哦聲落南山外亂離契闊四十秋筆意與人俱  
老大政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風流今絕倫文章固自有  
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此章尤爲馳騁痛快且卒章含  
譏諷正中傳朋之癖予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愛之至  
今五十年尚能記憶懼其益久而不傳故紀於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爲貢舉科月之最而今人恬  
於習玩每聞以此稱之輒指爲輕已因閱北史杜正玄



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忍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曹司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使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末時令就正玄及時竝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蓋其重如此又正玄弟正藏次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凡賦弓銘亦應時竝就又無點竄然則可謂難矣唐書杜正倫

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飾以美言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故衆口喧然稱爲穢史諸家子孫前後投訴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至於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致死者其書今存視南北八史中最爲冗謬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孝孝子歆歆子悅悅子子



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爲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可知矣

容齋三筆卷第二

容齋三筆卷第三

十九則

兔葵燕麥

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子讀北史邢邵傳載邵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爾雅曰菑兔葵籥雀麥郭璞注曰頗似葵而葉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有毛廣志曰菟葵燻之可食古歌曰田中菟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嘗可穫皆見於太平御覽上林賦歲折苞荔張揖注曰折似燕麥音斯葉庭珪海錄碎事云兔葵苗如龍芮花



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但未詳出於何書

北狄俘虜之苦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

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先公在英州爲攝守蔡寓言之蔡書於甲戌日記後其子大器錄以相示此松漢記間所遺也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漢薛宣爲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顏師古注云以此職追贈也後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其父勃海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贈吏民官職不以



為過後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詩啓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材尚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大學蔡薺為舉錄元亮惡其人

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一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即起用才二年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知其來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為門下之故方脩贄見之禮須明且

不意給事先生卑躬下賤如此前贄不

當別揆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

其驚策曰定館而見

匹夫今

無此事

以五十萬錢且敢書

延譽於諸公

遂登三年貢

科元亮亦工詩

人閑

知

雨未休還暮雨臘寒

元魏

臣姓氏

魏孝文自

欲大章胡俗既自改拓跋為元而

諸功臣

自代來者以姓或重復皆改之於是



氏為孫氏 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孫氏丘穆陵

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

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怛于氏為于氏尉遲氏為尉氏

其用變之意如此至于其孫恭帝翻以中原故

家易賜蕃姓如李弼馬徒河氏趙肅趙貴為乙弗氏劉

亮為侯莫氏楊為六茹氏王堆為可頻氏李虎

閻慶為大野氏辛威為普毛氏田宏為紇干氏耿豪為

和稽氏王勇為庫汙氏楊紹為叱利氏侯植為侯侯

氏實為紇豆陵氏李穆為氏陸通為步六孤氏

楊纂為莫胡盧氏寇雋為若口引氏段承為爾氏韓

裒為侯呂陵氏裴文舉為賀蘭氏王為馬亢氏陳忻

為尉遲氏樊深為萬紐于氏一何其不循祖尋也

時字文 國此事皆出其 遂復國姓為

而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 方以 俗 敝命

作大誥又悉改官名 周 卿之制 乃

如是殆不可曉也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園田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皇一篇乃江

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 徵君田居蓋陶之三

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穠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



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  
陶集誤編入東坡掬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  
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  
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牖下蘭密密堂前柳  
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  
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蘭拈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  
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  
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剥啄聲驚散一杯酒倒  
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  
子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孔幾鄭穆

唐孔幾在穆宗時爲尚書左丞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  
部尚書致仕吏部侍郎韓愈奏疏曰幾爲人守節清苦  
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  
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  
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正月幾薨國朝鄭穆在元祐中  
以寶文閣待制兼國子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  
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彊古者大夫七十而  
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  
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亦不報然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絕



相類

陳季常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兒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師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

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則柳氏之妬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文用謚字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為易名然則謚之為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謚為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謚為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簫賦曰幸得謚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為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為謚其語可謂



奇矣

高唐神女賦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爲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堂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於聚塵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至其中則云澹

清靜其情嫵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絜清兮卒與我乎相難穎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闔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穎音尺零反歛容怒色也柳子厚謫龍說有奇女穎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其言明且清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



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  
不同經典釋文云從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  
無此語或皆逸詩也予案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曰周任  
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  
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  
無之不知善何所據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  
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曉

侍從轉官

元豐未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祿自諫議大夫轉給

事中

學士轉中書舍人

歷三侍郎

學士轉左曹禮部戶吏部

左右

丞

吏侍轉左右

然後轉六尚書各為一官尚書轉僕射非

曾任宰相者不許轉令之特進是也故侍從止於吏書  
由諫議至此凡十一轉其庶僚久於卿列者則自光祿  
卿轉祕書監繼歷太子賓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不帶  
待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給諫耳元豐改諫議為太中  
大夫給舍為通議六侍郎同為正議左右丞為光祿兵  
戶刑禮工書同為銀青吏書金紫但六轉視舊法損其  
五元祐中以為太簡增正議光祿銀青為左右然亦財  
九資大觀二年置通奉以易右正議正奉以易右光祿



宣奉以易左光祿以右銀青爲光祿而至銀青者去其  
左字今皆仍之比倣舊制今之通奉乃工禮侍郎正議  
乃刑戶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光祿乃六尚書  
也凡侍從序遷至金紫無止法建炎以前多有之紹興  
以來階官到此絕少唯梁楊祖葛勝仲致仕得之近歲  
有司不能探賸典故序以宣奉當磨勘又該覃霽顏師  
魯在天官徑給回授一據而不明言其所由比程叔達  
由宣奉納祿不遷官而於待制閣各陞二等程大昌亦  
然以龍圖直學士徑升本學士尤非也予任中書舍人  
日已階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外吏部不復爲理年勞

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中無復  
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啓

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  
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  
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  
五色離披馬前墮此韓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  
之以爲絕妙予讀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  
密地逼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七啓又云名穢我  
身位累我躬與佛氏八大人覺經所書心是惡源形爲



罪數皆修己正心之要語也

姦鬼為人禍

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在盲之下膏之上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隨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馳召名醫許智藏俊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當必相苦柰何明夜復夢曰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診俊脉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一姦鬼之害人如出一轍近世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前者云到也未後者應云

到也以手中物擊一下遂魘覺後心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餌之痛止而愈此事亦與上二者相似

監司待巡檢

今監司巡歷郡邑巡檢尉必迎於本界首公裳危立使者從車內遣謁吏謝之即揖而退未嘗以容禮延之也至有倨橫之人責橋道不整驅之車前使徒步與卒伍齒者予記張文定公所著摺紳舊聞中一事云余為江西轉運使往虔州巡檢殿直今保義成忠節康懷琪乘舟於三十里相接又欲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及至縣驛驛正廳東西各有一房予居其左康處於右日晚命之同食



起行數百步逼暮而退夜聞康暴得疾余急趨至康所  
康已具舟將歸度須臾數人扶翼而下余策杖隨之觀  
此則是使者與巡檢同驛而處同席而食至於步行送  
之登舟今代未之見也

十二分野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爲義多不然前輩  
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  
危至奎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  
受封於河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  
隸其它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

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  
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  
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  
不相干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  
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  
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公孫五樓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後悉以國事付公孫五樓燕業爲  
衰晉劉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堅壁清野大  
軍深入將不能自歸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謂我不



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超  
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  
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各命守宰依險自固焚蕩  
資儲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可以坐制若  
縱使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  
不出喜形于色遂一舉滅燕觀五樓之計正裕之所憚  
也超平生信用五樓獨於此不然蓋天意也五樓亦可  
謂智士足與李左車比肩後世姦妄擅國以誤大事者  
多矣無所謂五樓之智也

薦士稱字著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其年又  
稱其字如漢孔融薦禰衡表云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  
四字正平齊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云祕書丞琅邪  
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  
五字僧孺是也唐以來乃無此式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  
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  
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  
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三筆卷第三

容齋三筆卷第四十五則  
三豎子

趙爲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定從毛遂  
曰白起小豎子耳興師以與楚戰舉鄢郢燒夷陵辱王  
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時起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  
平矣人告韓信反漢祖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  
耳帝默然唯陳平以爲兵不如楚精諸將用兵不能及  
信英布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發兵擊之阮豎子  
耳夫白起信布之爲人材能不可捨以此三人爲豎子  
是天下無復有壯士也毛遂之言祇欲激怒楚王使之



知合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爲懦夫至如高帝諸將  
不過周勃樊噲之儔韓信因執而歸棲棲然處長安爲  
列侯蓋一疋夫也而噲喜其過已趨拜送迎言稱臣況  
於據有全楚萬乘之地事力強弱安可同日而語英布  
固嘗言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豎  
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殆與張儀詆蘇秦爲反覆之人  
相似高帝默然顧深知其非也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  
乃韓信謂魏將柏直爲豎子則誠然柏直庸庸無所知  
名漢王亦稱其口尚乳臭一豎子也阮籍登廣武歎  
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歎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

俗士不達以爲籍譏漢祖雖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樞密稱呼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內諸司之貴者  
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于本  
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  
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爲  
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  
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紹興五年

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  
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



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  
為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為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  
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  
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為甚

### 從官事體

國朝優待侍從故事體名分多與

有處之

宜及 意者如任知州申發諸司公狀不繫銜與安  
監司序官往還用大狀不書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  
都 之類皆雜著於令式其明載國史者尚可考大中  
祥符五年六月詔尚書丞即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

即中負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 本路轉運使副者

承前例須申報雖職當 方委於事權而官有等差

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以上知州府處所申  
轉運司狀並上簽事檢令通判以下 銜供申張詠以

禮部尚書知昇州上言臣官 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

而例申公狀似未 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

省外其本行曹局止 案檢從之紹興中范同以前執

政 太平州官係中大夫不帶職申諸司狀繫銜復刑

張絢封還之范竟不改次年轉太中再任始去之劉焯

為江西運判移牒屬郡知通云 聯銜具報邁時以太



中守顛以於式不可乃作公劄同通判簽書劉邦翰曾  
任權侍郎以朝 大夫集英修撰知饒州趙燁以承議  
郎提點刑獄欲居其上劉不校趙又畏人 已於是

朝拜厨忌日先後行香王十朋自侍 吏部侍

郎不拜除集撰知饒州自處如 官林太中亦自侍郎

改吏侍不曾供職除 文 帶權知

兼勸農事 而盡用從官 通判入都廳為之

不平鄭 為東省所繳不得供職而以祕

至提刑司不繫銜為鄧 牒問唐

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

二州悉用朱衣雙引此 皆失於 典章非故

為尊大也陳居仁以太中集 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

在法學士乃雙引人以為得體適頃守顛建官職與居

仁等而誤用 朱殊以自悔又如監司見前執政雖本

位下馬伯氏以故相帶觀文學士帥越

藻穿戟門訶殿云浙東監司如何不得穿紹興府門將

至聽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還

九朝國史

本朝國史凡三書

太祖



太宗

貞宗曰三朝

仁宗

英宗曰兩朝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

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爲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之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爲一

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爲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



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 上曰  
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  
卷矣而有

永思攢宮之役才歸即去國尤哀以

高宗皇帝實錄爲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  
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 銀牌使者

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爲金牌  
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  
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廢

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  
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  
之乃詔

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  
虜也 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  
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 省錢百陌

用錢爲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  
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鄆以上七十  
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



詔通用足陌詔 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  
三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絕用足錢天 以兵亂窘乏  
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 五漢乾祐中王

章為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  
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  
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 自是以來  
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所  
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自餘州  
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  
者每百為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

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舊官銜冗贅

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失之冗贅予固已  
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書雲 山三大字其左  
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  
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校官持  
節憲 勳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  
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唐天復年越王錢鏐所立碑  
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為冗也



吏胥悔洗文書

郡縣胥吏指易簿案鄉司尤甚民已輸租稅未批於戶下矣有所求不遂復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鈔爲證則進逮橫費爲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臺省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後擬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告院據以爲式其制當爾而告身全銜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照鄰尚書曰如此則學士繫銜在官下於故事有戾今欲書謝表當如何蕭悚然旋遣部主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來則已

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一充字於行內微覺疎其外印文濃淡了無異其妙至此

宣告錯誤

士大夫告命間有錯誤如文官則猶能自言書鋪亦不敢大有邀索獨右列爲可憐而軍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檢詳密院諸房日有涇原副都軍頭乞換授而所持宣內添注副字爲房吏所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事見付予視所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使詐者爲姦當妄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自降爲副其爲寫宣房之失無可疑也樞以爲然乃爲改正武翼郎李青



當磨勘尚左驗其文書其始爲大李青吏以爲罔冒青  
無詞以荅周茂振權尚書閱其告命十餘通其一告前  
云大李青而告身誤去大字故後者相承只云李青即  
日放行遷秩且給公據付之兩人者幾困於吏手幸而  
獲直用是以知枉鬱不伸者多矣

軍中抵名爲官

紹興以來兵革務煩軍中將拔除官者大師盡藏其告  
命只語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沒者亦不關申省部除  
籍或徑以付它人至或從白身便爲郎大夫者揚和玉  
爲殿帥罷一統頗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

曰許起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  
冒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爲武顯大夫旣已離軍自合依  
本姓名及元職位起詣院訴而不能爲之詞予檢詳兵  
房爲言曰一時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  
人當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性命  
須要超承當今但當尅除不應得九官而理還其餘資  
庶合人情於理爲順兩樞密甚然予說即奏行之

禍福有命

秦氏顯國得志益厲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語之過  
差一文詞之可議必起大獄竄之嶺海於是惡子之無



俾者恃告訐以進趙超然以君子之澤王世而斬責汀  
州吳仲實以夏二子傳流容州張淵道以張和公生日  
詩幾責柳而幸脫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訪何大圭  
忽問君識天星乎荅曰未之學曰豈不能認南方中夏  
所見列宿乎曰此却粗識一二十大圭曰君今夕



後來不傳用是以知

貞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宰相不次補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時無它相中書有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不次補寇準為三司使

貞宗欲相之患其素難獨任乃先以翰林侍讀學士畢士安為參政纔一月並命士安準為相而士安居上旦欽若各遷官而已準在

太宗朝已兩為執政今士安乃由侍從超用惟辟作福圖任大臣蓋不應循循歷階而升也

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為難其以敏捷稱者如常承慶下筆輒成未嘗起草陸宸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顏羗草制數十無妨談笑鄭畋動無滯思同僚閣筆劉敞臨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遲鈍窘擾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嶠閉戶精思偏討羣籍與夫斷窻舍人紫微失却張君房之類蓋



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頊時爲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自南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先以省劄授之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段拂官時纔還家即掩關謝客畏其趣詞命也先公使虜歸除徽猷閣直學士時劉才邵當制日於漏舍囑之至先公出知饒州幾將一月猶未受告其它情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選者不覺其難殊與昔異

文臣換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換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自樞密副

使罷守工部侍郎後除帥并州乃換鄧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觀察慶曆初以陝西四帥方禦夏羌欲優其俸賜故琦范仲淹王沿龐籍皆以樞密龍圖直學士換爲廉車自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士楊傑以敷文學士便爲節度近者趙師夔吳瑑以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月間遇恩即建節鉞師揆師垂以祕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越憲誠異恩也



容齋三筆卷第四



容齋三筆

三



